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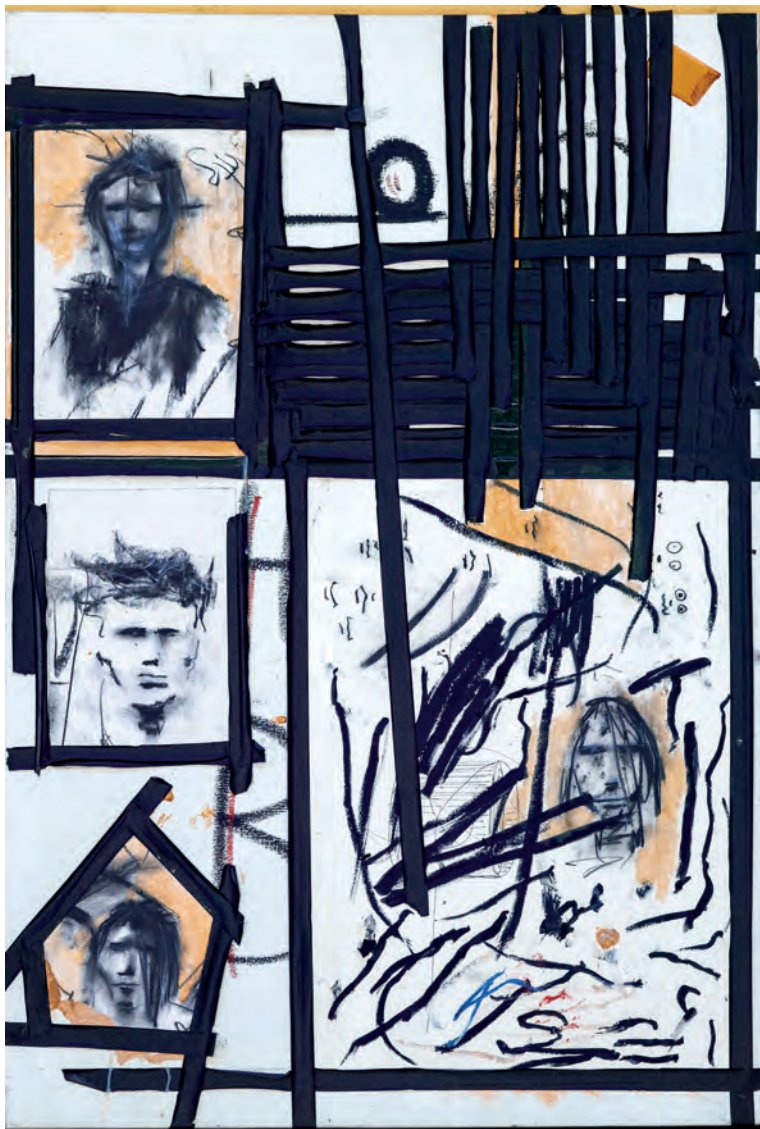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了上海的美术馆里。

身体里有一个抽屉柜， 装着演过的“怪人们”

“我大概有一点沉迷于让自己的大脑保持忙碌，尽可能留下一些痕迹。”德普说，“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走。所以，在那之前，我想尽可能留下些东西。”

德普的绘画，不可避免地与他电影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德普作品里有很多人物肖像。



这些画中人，像他最知名的电影角色一样，有点边缘，有点怪诞，有点神经质——纵观德普的电影生涯，从剪刀手爱德华到烂片导演艾德·伍德，他总是被局外人和边缘人物吸引，在绘画中也是一样。

或许，德普的职业生涯本就是不断偏离主干道的一条条岔路——早年，他是个背着吉他在洛杉矶地下酒吧里找机会的摇滚乐手，曾经靠推销圆珠笔交房租。误打误撞进了《猛鬼街》剧组后，他本可以顺

理成章地待在《龙虎少年队》为他打造的“漂亮男孩”人设里，安稳地成为青春偶像——但他很快开始了叛逆。

1990年，他接演了《剪刀手爱德华》。电影里那个双手是锋利剪刀、脸上布满疤痕的苍白青年，成了德普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。此后几十年里，他几乎固执地在银幕上收集着各种各样的“局外人”——执迷不悟的烂片导演艾德·伍德、苍白古怪的理发师陶德、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疯帽子……

“我的电影经历当然会影响我的创作过程，但电影和绘画是两个不同的创作领域。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，也有区别。”德普习惯了在这两个世界中切换，“有时候，我会在电影片场工作一整天，回到家以后再画三个小时。那不是因为我靠绘画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也不是因为绘画只是某种放松方式。”

对于他来说，面对画布和面对镜头，有着相似的刺激和危险。“当你站在一块空白画布面前时，它其实同样荒谬，也同样危险。面对一块空白画布，和面对一个新角色，有时候差不多。你不知道它最后会变成什么。你必须做出选择。”

在好莱坞拍电影，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集体流程，而画画却是私人的。“拍电影的时候，周围可能有150到175个人：剧组、摄影机、灯光、各种设备，所有人都在现场。